

我们这一代 年轻人

叶辛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叶辛知青作品总集 YEXINZHIQINGZUOPINGZONGJI

不知不觉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了。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

我们这一代 年轻人

叶辛 著

叶辛知青作品总集

YEXINZHIQINGZUOPINGZONGJI

广东旅游出版社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一代人的青春·叶辛知青作品总集（卷一）

叶辛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510600）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郊狮岗）

850×1168毫米 32开 12.75印张 286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521-962-1

I·337 定价：19.50元

总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不知不觉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和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叠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近百集。

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称，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插队落户三十周年。

三十年了。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

的剧本，不由得我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到过的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是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一千四百万，有的说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侮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但是，时间仅仅只是过去了一二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经历了“文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也不会忘却。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签名售书的那些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总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呆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长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经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六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凜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汇聚拢来竟有七大本。今天，广东旅游出版社借三十周年之际，把所有这些书冠名为《一代人的青春》系列推出，无论是对于我，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对于知青的下一代，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今年的八月十五日，气温高达39.4℃，是上海有气象记录一百多年以来最热的日子。贝塔

斯曼书友会邀我去，给读者做“从《蹉跎岁月》到《孽债》”的演讲。由于天气太热，德方总经理艾科一再抱歉地向我表示，天气太热了，这是事先没料到的，很可能听众会较少，请我原谅。可是到了时间，七百多人的场子座无虚席！连他也发现，那天的听众不象以往他们举办的讲座，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来的听众和我年纪相仿的较多，青年男女来得格外集中。讲演完毕，书友友们怀揣着以往历年来购买的我的的一本本新新旧旧的书，排着长队让我签名。其中有一位带了满满一书包，我看了一下，在我已经出版的四十几本书中，他几乎买到了一半，有二十多本。但他还是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我想，《一代人的青春》七卷本的出版，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们的欢迎罢。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达到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无尽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宏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

知识青年的三十年，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今天又来叙说这一段往事，叙说关于昨天的话题，为的是更好地着眼于今天，迎接愈加美好的明天。愿《一代人的青春》丛书的出版，能给历史留下一道印记。

一九九八年九月

文学苦旅长途中的朝圣者

——记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

●文/张工

他的名字早已随着他的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在海内外读者中广为传颂，他塑造的柯碧舟、杜见春等一系列荧屏形象早已走进大江南北的千家万户。作为知青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家，他用青春和血泪写出了老三届整整一代人的苦斗、抗争与崛起，如今他的笔触又伸向风云际会中的历史人物，他的目光又对海外华人的异域生态及爱国归思情结以更多的关注。从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从广袤的乡村到沸腾的都市，他捕捉的信息越来越快，切入的角度越来越新，开掘的作品内涵越来越丰富。艰难困苦的蹉跎岁月中，他从贵州的乡镇和坝场起步，走上了一条艰辛笔耕的不归之路，如今虽然担任了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仍然千方百计挤时间构建他脑海里的人物画廊。他犹如一个对缪司女神始终不渝的朝圣者，在漫长的文学苦旅上跋涉、攀登，开辟新路。

他就是叶辛，一位具有人格力量的作家，一位和共和国同命运的真正文化人。

一、坐拥新居书房，迎来又一个创作丰收年

坐拥书房的叶辛终于有了自己颇为满意的书室和创作环境。当记者来到他那东安路上闹中取静的新居时，他正在忙于筹划将浦东旧居里那整整 30 箱书籍尽早搬迁到他的书房兼工作室里来。

他站在已经搬入新书房的两个大书橱前，用右手轻轻抚摸着——一排排排列齐整的书籍，双目溢出柔情，仿佛面对着自己钟爱的儿子。

书是他的最大财富，他的命根子，这一辈子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看书、写书。

上午刚应《新民晚报》编辑曹正文之邀，在《读书乐》专线电话里谈了读书写书的心得，傍晚又接待了请他审看电视剧本的一位作者，时近晚上八点，他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与记者谈起文学，谈起书，那悄然爬上眉宇的倦意顿时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今年将是叶辛文学生涯的又一个丰收年。

——前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叶辛文集》10 卷本，其中前 6 卷收录了他的 6 部知青题材长篇小说，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到《在醒来的土地上》，这套书很快售罄；该社选编的《叶辛代表作系列》——收录他的三部代表作《蹉跎岁月》、《家教》、《孽债》，发行 5 万套的三卷本又告脱销。今年只得再加印一万套以飨读者。如果以每单卷本一万册计，加印数实际上已达 3 万册。在时下一般小说集发行量过 5000 册已属不易的情况下，叶辛的小说却常销不衰，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今年夏天叶辛的另一部电视剧新作，16 集的电视连

续剧《烦恼婚姻》，已由作家黄志远任制片人的影视公司即将拍竣。此剧最早的剧名叫《曹家的儿女婚姻》，以后易名为《金婚大典》，最后改定为《烦恼婚姻》，剧本三易其名，可见作家叶辛创作态度的严谨和认真。

——他的另一部电视连续剧，20集的《风云际会宋耀如》，剧本已在刊物上连载近一年。这个在去年年底杀青的剧本，目前正在征求意见中……

——目前他的另一部力作——28集电视连续剧剧本《华尔街来客》正在酝酿构思之中，剧本大纲早已写就，正进入每周写一集的创作佳境……

二、从以乡下人的眼光看上海到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

《华尔街来客》是叶辛创作生涯中攀登的新高峰。今年8月，受由著名电视导演尤小刚主持的中北电视制片公司和一家美国期货公司之邀，叶辛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在40天的出访期中，他的足迹遍及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等9大都市。他先后访问了近80位在异国他乡奋斗的华人，其中有从炒股票发家的殷实富户，有经营各种实业和生意的中小老板，也有至今仍在这些都市打工的工薪族。叶辛和他们广交朋友，倾听他们早期到异国谋生的甘苦，分享他们成功的喜悦，了解他们思乡的情思。他曾到华裔企业家的豪华别墅作客，也曾到仍在生存第一线打工的中国人的餐厅里观察。形形色色的人生，进出于玫瑰之门的感情经历，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众多华人及其后裔在他国的奋斗史和他们的爱国情连同他们的音容笑貌时时萦回在叶辛的脑际，一个个个性迥然的人物，一个个带着泪、带着笑的故事缭绕在叶辛的心头。

金秋十月，叶辛返回申城后，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在心底萌动，于是终于有了长达 28 集的这一部记载华人在异国奋斗历史以及他们回归祖国为现代化的巨变中的中国尽心出力的《华尔街来客》的总体构思和提纲。叶辛说，拟用前 15 集左右的篇幅来写出他们在美国的苦斗；拟用 13 集左右的篇幅来写出他们的回归。至于剧名为何叫做《华尔街来客》，因为戏中的主人公都曾在美国纽约华尔街及其附近生存过。

叶辛回顾自己至今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用上海人的眼光看乡村”，代表作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乃至《蹉跎岁月》、《三年五载》，其中用上海知青的目光观照和记载着十年动乱的农村；其二是“用乡下人的眼光来看上海，代表作有《家教》、《孽债》等，其间通过返城知青和他们子女的目光来勾勒出上海改革开放后的巨变；现在从《风云际会宋耀如》到《华尔街来客》，作家用中国人的目光来观照历史，描绘华侨、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思归乡情，则从纵向和横向拓宽了视野，增加了历史的纵深感。

叶辛是一位坚信和秉承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中年作家。当记者提及他缘何想到题材的转移和开拓时，他沉思有倾，娓娓道出他的想法。

叶辛铭记“创作从生活出发，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的信念。他当过 10 年的知青，从 1969 年早春到 1979 年 10 月，他经历了整个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其生活积累的结晶便是《叶辛文集》中收录的 6 部长篇小说，其后知青返城大潮涌起，他观察思索良久。因为他觉得知青题材，如果无新的视角、新的感受很难突破。而现实生活中知青及其子女返城的遭遇与命运，促使他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孽债》。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整整十几年，叶辛开始关注起城市题材来。他有过农村生活的体验，更有过城市生活的感受，从闭塞的西部贵州小城镇到地区的中心城市乃至京、沪大都市，他都生活过、考察过、体会感受过。他目睹了改革开放以后各类城市的觉醒与崛起，也思考过都市腾飞后的人生百态，于是便有了《家教》、《眩目的云彩》。如今，申城作为长江三角洲改革开放的龙头，飞速发展中又吸引了许多海外学人和异国游子，于是他先从老一辈华侨代表人物宋耀如身上看到了他们的爱国情操，在1995年首次出访美国时又感受到了当代旅外华人的思乡报效祖国热情，于是便有了《华尔街来客》的创作初衷和萌芽。

三、龟兔赛跑的启示：坚持不懈，锲而不舍

成名后的叶辛显得异常繁忙。众多的社会活动、会议接连不断；每天到作协机关坐班。作为上海作协的领导和管家，许多重大事情都须过问。即使是下了班，也不时有同行或者业余作者捧着小说原稿和电视剧本来求教。叶辛总是不厌其烦地认真阅读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一来，当然占据了他许多时间。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他先后担任了上海作协和中国作协副主席，还兼着上海作协的秘书长。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上海作协的换届选举代表大会……一系列的会议和公务中，他只能见缝插针，抓住空隙更加勤奋写作。

尽管文思敏捷，但叶辛对创作一贯是认真的。他牢记寓言“龟兔赛跑”的启示，只要每天每周在动笔，积少成多，也能挤时间完成大部头的作品。

于是每周五下午下班后，他急匆匆回家，沉浸在写作中，

周五的晚上和周六、星期天都用来创作。这样以一周写一集的进度稳步前进。他算了一笔帐，如果不受干扰，一年便能写出40至50集电视剧，差不多相当于3部连续剧的容量。

当然作为小说家，他更钟情于小说创作。前不久我们刚读过他在《文学报》上发表的小说《重婚犯》。但每周两天多的空余时间只能写一个短篇，于是一些长篇的创作计划只能等待时机。

好在叶辛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家务由相濡以沫数十载的妻子操劳，儿子叶田从小就争气，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浦东最佳的重点中学——建平中学，如今又转学到了南洋模范中学。

几十年如一日的笔耕生涯，养成了叶辛甘于寂寞的创作心态。当人们在节日的鞭炮声中欢度良宵时，当人们在卡拉OK的歌厅里引吭高歌时，叶辛总是坐在他书房的电脑桌前，敲击着键盘，或是坐在写字台边，继续着他文学苦旅长途中的又一个征程。

我把此书献给成千上万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段岁月，是永难忘怀的。

——叶 辛

收工了。

鱼鳞状的晚霞在西天边抹出一片桔红色，像是婴儿露出的甜甜的笑靥。

“慕容支！”走近寨口堰塘的收工行列后头，响起一声清脆的叫喊。

热闹喧嚷的妇女行列，大家嘻嘻哈哈，说笑不停，都没注意这声呼唤。

“慕容支，你等等我。”清脆的叫喊声又起，比起先还急促些，“有事儿同你讲！”

人群里还是没人应声，有个中年妇女推了推自己身前的姑娘，她只顾埋着头往前走，一点也没听见伙伴的呼喊。中年妇女在她肩膀上推了两下，又拍了两掌说：

“小慕，”山寨上的妇女，不习惯叫慕容这么个双姓，照对所有知识青年的称呼习惯，喊她“小慕”，“刘素琳在喊你呢，等等她。”

慕容支应声仰起脸来，诧异地眨了眨明朗温和的大眼睛，白里泛红的面颊上升起了两朵红霞，她刚要发问，后面刘素琳的喊声又起了：

“慕容支，等等我。”

慕容支从肩上卸下锄头，走出妇女行列，等着同户的小刘。她不知干练豁达的小刘将对自己说些什么，抬头向后张望

着。

妇女行列走进寨子，乐呵呵的说笑声渐渐消融进各家各户的院坝里去。

刘素琳走到慕容支跟前，神情异样地瞥了她一眼，往寨路上望了两眼，又回头向她们走来的路上瞅了瞅。

“小刘，什么事？”慕容支轻声问道。热情洋溢的刘素琳一向是嘻嘻哈哈的乐天派，什么话在肚子里也藏不住，今天变得这么小心翼翼，倒有些使她好奇了。

刘素琳并没回答慕容支的问话，又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这儿实在不能讲悄悄话，便果断地拉起慕容支的手臂，说：

“走，到那边去说。”

她伸手指着寨子外头红土坡上的慈竹林边。

初秋天，慈竹都已返翠。竹杆变成翡翠色，竹叶子像条鱼，一眼望进去，竹林里密密簇簇的，很是繁密。谁都知道，编箩筐、背兜、提篮、囤箩，砍实用的竹子，这个时节最好了。不过，慈竹林是生产队的竹园，又临近寨子，不会有人在竹林里砍竹，也没人愿钻进那么密的竹林去玩耍。

两个姑娘走到红土坡边，这儿地势很好，背靠竹林，身前一条上坡去的小路，有人走过，一眼就能看见。是个说悄悄话的好地方。

刘素琳东张西望着，探查左右有没有人，一向耐心的慕容支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什么话这么机密呀，她又问：

“到底有什么事呀？小刘。”

这一问，刘素琳把脸转过来向着她了。刘素琳的个子比慕容支高半个脑壳，沉静的眼睛，双眼皮儿，细嫩的皮肤已在几